

古董辨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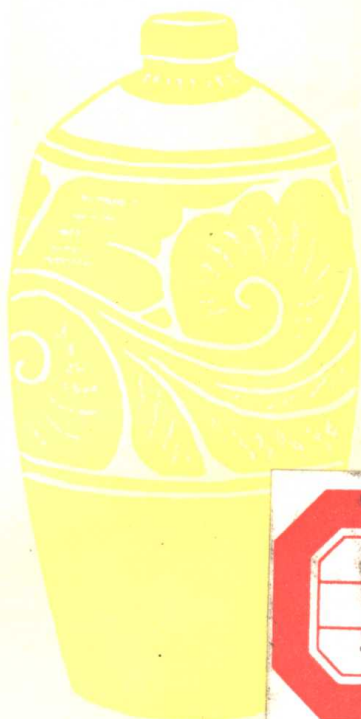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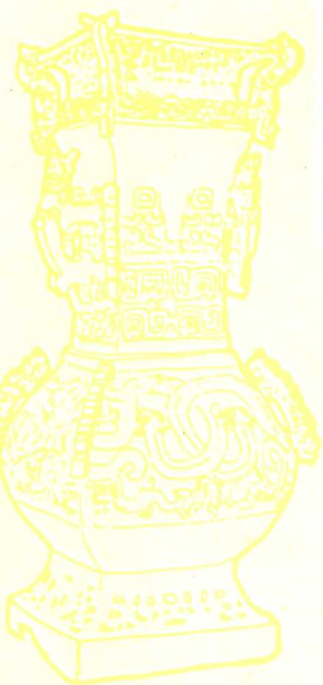
趙汝珍 著

江苏广陵

民国·趙汝珍 著

古董辨疑

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



趙汝珍 原著
潘岱 標點

古 董 辨 疑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
古 董 辨 疑

趙汝珍 原著 潘 岱 標點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發行

(揚州鳳凰橋街 24—6 號)

金壇市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:7.75 字數:11.9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(印數:1—3000)

廣陵編號(97)·187

定價:15.00 元

出版說明

一九四二年，我國第一部系統地闡述文物古玩的專著《古玩指南》出版，其作者是北京萃珍齋古玩店主人趙汝珍。他原是一位教家館的讀書人，因喜愛文物而出資開店，進而致力考古、著書立說。

《古玩指南》主要研究古玩的真偽，在當時是首開先河之作，對文物的收藏鑒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，故而曾產生相當影響。

與此同時，作者在長期研究的基礎上，對我國古代文物的形成過程和學術價值積累了若干心得，於是，次年又有《古董辨疑》一書的問世。

本書學術氣氛濃厚，不斤斤于古玩之價值貴賤，而偏重于古文物的斷代質疑，引經據典，言之鑿鑿，不失為一家之言。書中關於商周銅器和漢銅鏡的論述尤為精采，其對於殷墟甲骨的形成原因和大禹毀滅三代文物的推斷，在時隔半個世紀的今天，仍不失其研究價值。因此，本社特將此書標點重印，供一般文物愛好者和

考古專業研究人員參考。

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
一九九七年八月

自序

古董可疑者之當辨，世人絕無非議者。惟辨之須得人，非凡識之無，收藏幾件古物者皆可辨之也。蓋辨之道極難，必也具有古董整個領域內之常識，再輔之以廣博之經驗、特殊之閱歷、深邃之研討及超人之智力，方能勝任。作者祇一平頭百姓耳，豈能具此非常本領。今竟不度德、不量力，貿然出此，非僅世人不能同情，即本人亦自慚形穢，感覺十分惶愧也。故雖辨之，亦絕不能有令人滿意之解答，亦絕不能有新奇之貢獻，辨之亦終無益也。或曰：既知其無益而又爲之，斯誠何心哉。曰：藉此以促進國人對古董更深刻之研討，使之成爲有價值之學術耳。蓋古董中之有可疑者，世人多不知之，而知者又多爲道高德重之君子，平居以隱惡揚善爲信念，辨之惟恐有侮前賢，開罪士林，故雖知之。而不肯辨之。是不知者不能辨，而知之者又不肯辨。夫若是，則古董界之聚訟，將必傳之無窮期，而吾祖宗之光榮，將永不能表現於世也。佛說：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作者本人地獄之精神，不顧世人之怒罵，不顧社會之非難，祇知古董之可疑者當辨而即辨之，並不問其辨之

能否得到真正之是非。蓋辨之雖非是，但因此可以引起國人之共同注意，群起辨證之，集衆人之公論，終究必可得到較爲近是之裁決。循斯以求，中國古董必可成爲東方文化中最有價值之一部門。其成功之日，不可預期，但苟能若是探討辨疑，遲早總有成功之一日。是其成功也，雖未必由我，然追溯其所以致成功者，未必不由我。此作者之不顧一切而成斯編也。至內容所叙者，完全系討論性質，而非裁決或判斷。至希讀者加以嚴格之指正。切實之批判，俾古董之是非日明，古董之價值益增，豈惟作者之所企盼，亦國人共同所祝禱者也。

一九四三年六月瀋陽趙汝珍識

古董辨疑目录

卷上

第一章	古人考證之不皆可靠	一
第二章	法書真迹辨	七
第三章	古帖辨	三七
第四章	古碑辨	五九
第五章	古畫辨	八七
第六章	古銅鑒定辨	一〇七

卷下

第七章	古錢考證辨	一二一
第八章	古鏡考證辨	一三一
第九章	宣德爐譜辨	一四五
第十章	瓷器考證辨	一五一

古董辨疑 目錄

四

第十一章	古玉辨		一八三
第十二章	古硯辨		一八九
第十三章	殷虛甲骨辨		一九七
第十四章	雜辨		二一七

古董辨疑

求難齋主趙汝珍著

第一章 古人考證之不皆可靠

今之考古者率皆崇拜古人，凡古人之所考訂者，皆信之無疑，以爲古人之說必有確據，必具真理。豈知古人斷定固有可信者，但亦有完全出自個人臆說，毫無根據、毫無理性、純粹胡說者。不過古之考證大家，盡多名士，因其品地之高，聲譽之隆，一般小民任其狂放，無人肯揭破其内幕耳。但事實上亦有自然暴露，無法掩飾者。茲將古人鑒定不確之事實擇錄一二，以見古人考證亦未可盡信者。

汪康年《莊諧選錄》卷十二云：「畢秋帆制軍撫陝，時值生辰，某知縣特具古磚十數方爲壽，并將磚名拓出，裝成冊頁，古雅可愛。畢見之大喜，出勞其僕曰：「我此回生日，惟爾主人所贈，特爲風雅，甚荷厚意，然未免勞苦矣。」僕遽曰：「然即小人於此事亦出力不少。」畢詢其故。僕遽將其主人如何覓舊本摹仿，如何在某處定造，如何上色，如何使之剝落，如何使之生苔蘚，一言之不稍諱。畢而亦不作一語，拂袖而入，旁人皆匿笑。」

又云：「阮文達公爲浙江巡撫時，其門生有人都會試者，偶於通州逆旅中購一燒餅充饑，見其背面斑駁成文，戲以紙拓之，絕似鐘鼎銘，即寄與文達。僞言：「某於北通古董肆中見一古鼎，惜無資不能購。某亦不知爲何代物，特將銘文拓出，寄請師與諸人共相考訂，以證其真贋。」文達得書，即集嚴小雅、張叔未諸名士，互相商參。諸人臆爲擬議，皆不同，最後文達乃指爲是宣和圖譜中之某鼎，即加跋於後，歷言某字某字皆與圖譜相合，某字因年久銘文剝蝕，某字因拓手不精，故有漫漶，實非贋物云云。門生見之大笑。」

又李寶嘉《南亭筆記》卷五云：「阮文達之在揚州也，搜羅金石鐘鼎彝器，一一考訂，自夸老眼無花。一日，有以折足鐺求售者，太傅再三審視，鐺容升許，洗之色綠如瓜皮。太傅大喜，以爲此必秦漢之物也，以善價得之。偶宴客，以之盛鴨，藉代陶器，座客摩挲嘆賞，太傅意甚得也。俄而鐺忽訇然有聲，土崩瓦解，沸汁橫流，太傅恚甚。」

易宗夔《新世說》卷七《假譎》第二十七云：「翁叔平嗜古成癖，生平搜羅金石鼎彝之屬甚富。柄政時，有賈人賣古瓶一具求售，翁視之，古色斑斕而其質甚輕，疑是

秦漢以上物。問其值，索三千金，還以半數，不允，欲持去。翁把玩不釋手，卒以二千金購得，大喜過望。及爲貯水養花，置酒邀賓，相與玩賞。酒數巡，一客起，近瓶側諦視之，訝其滲漏，以手舉之，應手斷爛，客大駭，細辨瓶質，乃熏染硬紙而成者。衆大笑，翁亦爽然自失，急弃之。』

又張之洞相傳亦有購古物受欺事，見於記載，如易宗夔《新世說》卷七《假譎》第二十七所述云：『張香濤於光緒中以鄂督入覲，偶游海王村，見一古董店裝潢雅致，駐足流覽。庭陳一巨瓮，爲陶制者，形既奇詭，色亦斑斕，映以大鏡屏，光怪陸離，絢爛奪目。諦視之，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，不可猝辨。愛玩不忍釋，詢其價，則謂爲某巨宦故物，特借以陳設，非賣品也。悵悵歸。逾數日，張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，亦決爲古代物，必欲得之。令肆主往商，未幾，偕某巨室管事至，索值三千金，張難之。詢其家世，不以告，往返數四，始以二千金獲之。舁回，命工拓印數百張，分贈僚友，置之庭，注水滿中，蓄金魚數尾。一夕大雷雨，旦起視之，則篆籀文、斑駁痕化爲烏有矣。蓋向之蒼然而古者，紙也；黝然而澤者，蠟也。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。』事頗有趣。

《杏軒偶錄》所記尤詳焉，據云：『清慈禧后晚年，張文襄公督鄂，奉詔陛見。清故事：凡疆臣展覲後，未奉回任之命，不敢出都。時鄂撫端午橋兼署都篆，陰賄后左右，沮文襄返鄂。后左右復向公索鉅資，公無以應，由是留滯輦下者幾一年。每日無事，攜一僕游琉璃廠，自東口至西口，凡古董肆必入焉，廠中人莫不識公者。一日至某肆，見宅內亞字朱欄中置一缸，形甚古，作八方式，各方皆有字，籀、篆、隸、草各體俱備，似陸續題跋者，而碧苔紫蘚，斑駁陸離，字迹模糊，讀不成句，缸口緣邊微有缺損處，露極細赤絲，洵爲巨石鑿成者。缸內注水，夏不涸，冬不凍，蓄五色金魚數頭，游於萍藻之際，甚自得也。公愛之，問於肆主曰：「此缸系何代所制？」肆主曰：「余兒時聞，先祖與某貝子博，貝子負萬金，以此缸作抵押，先祖得之甚喜。相傳爲明宮禁中物，闖王入宮，但捆載金銀珠寶而去，此缸歛於階下，弃不顧，由是流落人間。至於制造何時何人，實無可考。」公問售價若干，肆主曰：「先祖遺言，凡宗室懿親、八旗閥老來購者，必須萬金以外；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，價可略減。今觀老先生囊橐蕭然，豈能復購此物耶？」公笑而去。反寓後向各老友挪借五千金，明日持交肆主，肆主固不受。公曰：「此缸幸遇吾能識之，故以重

價購，若京中之擁鉅資者，未必肯一顧也。」肆主曰：「凡物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，今既遇公，豈可貶價以求售乎？」公笑曰：「此金可暫收，後當補給也。」越日而公回任之命下，遂以厚氈包裹石缸周身，雇八人舁置車之上，同載抵鄂，即陳於後庭書室之外，仍以朱欄護之。立招鄂中官吏之博雅者，來相參考，若梁臬司星海、黃學使紹基（按基應作箕）、紀山長香葱、楊廣文惺吾諸先生，皆莫知此缸之朝代，惟同聲贊嘆爲莫名之寶物而已。某夜，公方被酒卧，忽大雷雨，暴風挾冰塊如萬箭齊發，直射書室，玻璃俱碎，徹夜，檐溜如懸瀑布，有傾河倒海之勢，公擁被不覺也。晨起至庭前，見八方式之古缸悉委地爲泥涂，金魚三四頭，皆撥刺溝渠中，困頓欲死。公懊惱者久之，忽傳梁臬司至，公衣冠出見。梁問曰：「昨夜古缸無恙乎？」公曰：「已物化矣。」梁方代爲惋惜，公掀髯大笑曰：「五千金何足惜，使當日肆主定索萬金，吾亦必與之矣。今而知貌爲高古者，誠不足與真金石并壽也。」所記爲一事，而頗有異同，其可信之程度若何姑不論，要之絕非無因。士大夫好古負精鑒者如畢沅、潘祖蔭、翁同龢輩，亦有受欺之傳說，雖君子可欺以其方，然鑒定之不准，當亦不容諱言也。

此外，類似之傳說不勝錄載，以上僅就個人所聞者言之，若廣爲徵集，不知有若干可笑之傳述也。由此可知，古人之鑒定不皆可靠，惟事實上之錯誤無法掩飾，始有露出馬腳，遺笑大方者。若著書立說，雖有未當，亦未必即能揭穿。蓋因無知者不能揭穿，有知者不肯揭穿耳。遂致古玩界邪說橫行，真理不顯，數千年來，古董著錄或傳說中，不知有若干無理之記錄與無理之傳說也。長此以往，殊非中國古玩界之幸事。古云：事愈辨則愈明。作者非有心與古人爲難，故爲橫議，亦欲求真理之所在，以爲古董增聲價耳。

第二章 法書真迹辨

王羲之真迹能傳至今日乎

一般人均認爲現在尚有王羲之真迹，故凡有此類謠傳之時，所有聽衆之腦筋，絕不考慮王羲之真迹是否能傳至現在？而只偵詢「此物現存何處？索價若干？」等等之無謂問題。造此謠傳者，非特無人指摘其常識之缺欠，而反能得見聞廣博之榮銜。因此，此類謠傳遂頻頻發生。

如有謂當日宣統身居清宮時，室中了無他物，祇一王羲之真迹，早夕不離。故出宮時一切未動，只取此一物而行。又有謂某將軍入宮搜檢時，他物一概未取，只攜出王羲之真迹一紙。又古物南遷時，南京第一次派來許多要員，他物均令裝箱候運，祇先取此一物而去。又某王府藏王羲之真迹，以若干萬元售於某國。又某大收藏家藏有王羲之真迹一紙，以若干萬元押於某銀行，現在待價中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。

總之，多數人士均認爲，現在尚有王氏真迹，惟存在處所并不確定，寶物確在，固不容或疑者。作者知識有限，見聞寡鮮，對於此種衆人公認之事實，何敢妄爲雌黃。

惟以理推之，王氏真迹恐不能存至今日也。

蓋王羲之生於東晉永寧年間，距今約爲一千六百年，其書寫所用之紙，系何種耐久之質料？判斷者系用何種科學方法？而能證明其所用之紙能存世若斯之久。且晉時名書畫甚多，何以未聞晉時其他書畫能保存至現在？何以王氏之物獨能傳至現在？此於理合乎？即以今日科學之發達，雖用科學方法保藏，中國從來最能耐久之紙，能否保存至一千六百年之久，亦爲疑問。若任其自然之流傳，且經過無數次之社會整個大變亂，更換無數次之保藏者，而謂仍能存至今日，此於理亦似令人有不敢相信者。

蘇軾謂：「紙以麥光爲最耐久，最佳者可傳至五六百年。」若蘇氏之時尚有王羲之真迹，是晉紙至蘇氏時已有八百年之耐久性。是蘇氏所謂傳五六百年爲最耐久者，必已不見王氏真迹矣。其理極明，否則蘇氏豈夢囈而爲此言也。且南唐李後主，鑒於漢魏晉名人墨迹日漸破碎，遂有升元法帖之創作。升元距今約千年，千年前已破碎之紙，而能存至今日，有斯理乎？東晉之後，歷南北朝及隋四五百年，其間以書畫名世者，亦大有人，何以他人真迹無一件傳至於今日也？王氏固爲書聖，